

茶余集

中森

我上私塾的时候,4岁,跟着大我两岁的姐姐上学、放学。或许4岁可作为一个人记忆的起点。

这座私塾,有一个响亮的名字:真理小学。

私塾在自由路东段临近卧龙街十字路口之东,从家门口到学堂也就几百步,是座教堂。停顿过老长日子,改革开放后成为专职的教堂,有意思的是我的父母都曾在我姐弟俩上课的地方听牧师布道。

私塾先生是与我家隔三四个门的邻居,50岁上下,中等身高,胖乎乎的,白净,戴一副老花眼镜,终日笑容可掬的模样,有些像相声演员唐杰忠。这样的活菩萨,一到课堂就像换成了铁面包公,讲课的时候,在高大的教室里踱着四方步,一手握着书

私塾

卷,背在后面的手中搵着一个铜戒尺,凡遇到不用功或者走神儿的学生,会厉声命他站起来,伸出手掌,挨上几下。大概是碍于街坊的缘故,像我这样混沌未开的儿童,一本《三字经》不到半学期就成了泡馍,课堂上更是一盆糨糊,却从未被打过,以至于看别的孩子被罚的时候,很想尝尝挨铜戒尺的滋味儿。

私塾先生姓张,国文、算术一人教。平日课本外,苦读、责己、宽容、忠勤不离口。我特别喜欢他讲课的声音,好听是因为教堂高屋穹顶下有回声的效果。他临街的家后门通着我家住的四进院子,蓝灰色双开、上方有四块玻璃的门,里面贴着白纸,很少打开过。对此,只能用师道尊严来解释了。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,和上私塾一样我与大姐同校,她比我高一年级,都住校。一次周末回家,听到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去世的消息。他没有儿女,身世之谜也随着他的故去而消逝。

姐姐因为老犯头晕,后来辍学,我自然也不再跨进私塾的门槛了,直到1953年我8岁,才重新走入公立小学。记得伯先带我去的将军庙街小学,位于人民会场西侧的胡同内。那天刚下过雨,土质地面的泥泞老把布鞋沾掉,裤腿上也泥星点点。不知是伯看出儿子的不情愿还是别的原因,第二天改报了中山路五小,上到毕业。将军庙街与学校随着人民会场一带的扩建,早已不复存在。自由路东段近年也随着城市改造,在那块地方建成一座名为“大润发”的购物超市,不知命名者是否联想到了周润发。

时值新中国初期,不少私塾由政府接办,转为公立中小学。大多私塾则选择了关门,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,私塾基本上在社会上绝迹。

早早上学,父母并没有如今家长普遍的“望子成龙”的抱负,日后天成元墨庄的后代,能多识些字、能记账,春节前夕能拿毛笔写对联就

行了。

当时开封有多少私塾,我不清楚。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,私塾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孔夫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,理所当然孔子也是我国最早的私塾先生。

上私塾的那年,总有一个士兵每日四遍跑到十字路口吹号。我入伍后回想起那熟悉的“号谱”,不外乎训练、吃饭。时常能看到整队的官兵步调一致地跑步,干燥的马路漾起微微的尘雾,他们浩浩荡荡奔向小南门内的空旷地面操练。古城墙下留下新挖的蜿蜒战壕,自然也是少年们的乐园。若能在城墙下捡到铜质的子弹壳,便是盛大节日了。印象中部队就驻扎在如今自由路小学的大院里。

诚实地说,私塾于我,如同当年上学随身携带的小石头黑板上用石墨画出的道道,它仅仅构成一种人生的痕迹;到头来唯一能记住的,是开篇那句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。

一个心愿

生活跟帖

王兴海

实现一个心愿,完成一个梦想,就会有一个好心情。最近,我就摊上了一桩好事。

离开开封来上海女儿这里已有些年头了。今年春节刚过,上海浦东新区金桥瑞仕花园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金榴芳对我说:“王老师,你有什么心愿吗?”我随口答道:“唐诗宋词。”说归说,我并没有很上心。过了一个月,3月上旬的一天,我参加居委会读书沙龙活动快结束时,小金笑嘻嘻地对我说:“王老师,你的心愿实现了!”随即她就把2018年8月新版的《唐诗宋词鉴赏词典》精装本送到我的手中。

捧着由俞平平等大师撰写的《唐诗宋词鉴赏词典》,我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。回到家中我把正在阅读的张爱玲的《半生缘》《倾城之恋》《怨女》等小说暂放一边,集中精力把全部心思都用在阅读《唐诗宋词鉴赏词典》上面。在先贤的诗词中,吸收更多的文化养分,滋润我日渐枯萎的灵魂,让晚年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,为弘扬传承中华文化做一点贡献。

虽然我并不十分清楚是什

么团体开展了“微心愿”活动。但我坚信,这个活动的大方向是对的,它激发的是软实力,发挥的是正能量,肯定得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提倡、推动和支持。有政府引领,咱平民老百姓的心愿终能实现。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居委主任杨茵,在一次“夕阳乐园”活动现场,把我的这篇稿子读给大家听。居委会前任书记王晓霞,曾让我在读书沙龙活动中给大家讲唐诗。历届居委会领导的关怀和爱护就像一缕春风,温暖了我的心。我暗下决心,要积极参加居委会组织的

活动,多为社区建设贡献微薄之力。如果说居委会是家,我对此感同身受,居委会工作人员对辖区每一位老人贴心的服务,让我切身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温度。

报载,今年3月,以“同心助力·爱满浦东”为主题的新一轮“微心愿”活动正式启动后,高桥镇发布的192个“微心愿”,在短短24个小时全部被认领完毕。认领“微心愿”的有党员,也有普通群众,他们说这是爱心,也是责任。

最后,我要感谢小金,单看她的名字就极富诗意,芳芬,芳也;榴芳,芬芳长存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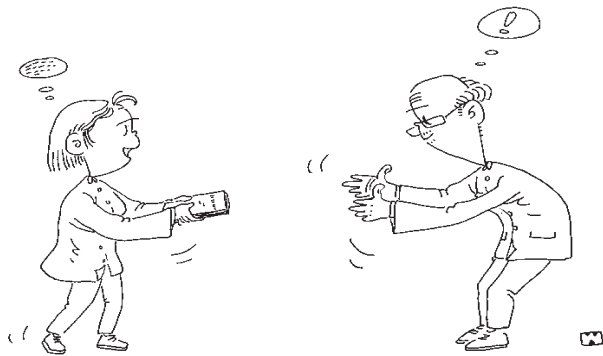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吴勇

春风拂面舞翩翩

靳国良

我是一位“舞迷”,有20多年的舞龄,是舞友们公认的“舞林高手”,看着初学者笨拙的舞步、羞涩的面庞,当年我学跳舞时的窘相历历在目。

20年前,儿子刚上小学,每天7点送他到学校后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,路过沭京公园时,我看到有老师在教交谊舞,为了打发时间,也出于好奇,便成了舞蹈培训班的学员。虽然那时才30来岁,可我刚从农村到城里工作不久,而且五音不全,听不出节奏,踩不到点上。但我有股子犟劲,不就是听着音乐走两步吗?这有啥难的。可一到舞池,音乐响起,我就傻了眼,根本听不出来是几步,更别说带着舞伴跳舞了。那真是黄牛掉井里,有劲使不上。我就采取一听、二看、三问、四练的笨办法来提高自己的舞技。培训班每月一期,第一期结业了我却一知半解,连刚入门的水平也没达到,我不气馁,连续参加了3期培训班,才勉强能够“单飞”。

随着改革春风的劲吹,人们的生活好了,观念变了,不再局限于吃饱、穿好,而是要活得更加充实、滋润和健康,纷纷走出家门,锻炼身体。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,是从苦日子里熬过来的人,到城里工作之后,生活改善了,工作轻松了,体力活基本不干了,身体发福了,血脂、血糖、血压也高了,身体透支到了“报警”的状态。而且我上班时大部分时间是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,每天坐得腰酸腿疼,锻炼身体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大事,跳舞与写作正好是动静结合,取长补短,相得益彰。我便“重操旧业”,开始每天早晨走路,晚上到沭京公园跳舞。经过几年的坚持锻炼,血糖不高了、血脂不稠了,就连多年居高不下的血压也得到了有效控制,而且一直保持苗条的身材,当不少朋友、同事得知我爱好跳舞的时候,先是疑惑,后是羡慕。我也庆幸自己有一个这么好的爱好,给我现在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。以前晚上我喜欢在酒桌上喝两杯,在牌桌上摸几圈,窝在沙发上看电视、玩手机,自从喜欢上跳舞之后,这些坏毛病统统为跳舞让道,晚饭后先从苹果园小区步行到沭京公园,然后跳舞到21点回家休息。以前晚上打过麻将后躺在床上两三个小时还睡不着,现在跳过后睡得更踏实,很香甜。

自从沭京公园免费对市民开放以来,晚上到沭京公园跳舞的人越来越多,氛围更加浓厚,最多时能有二三百人。夜幕降临,大家在霓虹灯下翩翩起舞,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……

写信

行间徜徉。

写信的历史,已经很久了。以前的人们全靠它来传递情况。那时虽有驿站,但不似今天收到的迅速准时,往往是接不到或隔好多天才到。杜甫说“寄书常不达”“亲朋无一字”就是往昔的情况了。

我给亲人们写的信,存了有两册手稿;我接他们的信,则积攒了一大盒几百封了。这些信来自天南地北:北京、上海、浙江、山东、河北、黑龙江……从这些信中我领会到写信的好处。

写信,增进了亲情友情,拿

起笔,就想起那些难忘事,不由得回到了字里行间,在重述中加深了彼此情感和新的期望。

写信,是手脑并用,或行或草或楷,都代表着此时此刻的心情,收信的亲朋都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你的近况,令其感动、欣慰、惆怅、哀伤。

手写的信,是纪念品,更是收藏品,它可以传给后代,让他们知道你处的时代和你的为人。

写信,这种古老的传递情感的方式,若只存在于词典中,岂不令人惋惜。

公坊

网络时代,用笔写信的人几乎没有了,多是发微信或电子邮件,一敲键盘就行了,不用再展纸执笔一笔一画地写,买信封、写信封、贴邮票、跑邮局了。我仍不,很少坐在电脑旁敲,仍是拿起笔一字一字地写,一封一封地寄。接到我的信的人,似也有此痴病,不几天,也是手写的信便放到我的桌上了。我剪开信封,抽出信,欢天喜地地读。或微笑、或皱眉、或含泪,心,在那字里